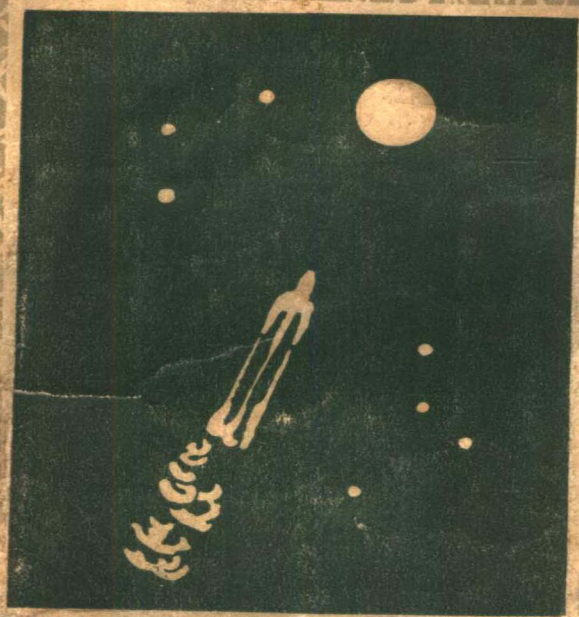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二

「康愛齊」星

蘇聯 阿·貝略耶夫著

潮鋒出版社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二

「康愛齊」星

蘇聯 阿·貝略耶夫著

滕實 陳維益合譯



潮鋒出版社

〔康愛齊〕星

原著者：〔蘇〕阿·貝略耶夫

繪圖者：〔蘇〕格·費京高夫

翻譯者：陳 維 益

校 者：柳 朝 堅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滄 鋒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沙市一路24號210室

文 明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一九五四年七月付錄

一九五五年四月簽字付印

一九五五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15000冊

開本：787×1092¹/₂₉ 印張：8

字數：135000字 定價：248頁

定價：六角九分

書號：〔110〕 分類：文學——長篇小說

光藝印刷公司封面印刷

元興製本所裝訂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是現代蘇聯文學中的又一特色。它是通過藝術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麗動人的故事情節，來描寫蘇聯科學上新的理想、它對和平建設事業的貢獻，以及蘇聯科學家的積極的生活和勞動的。它的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培養青年愛祖國、愛勞動、愛科學的熱情，豐富青年對新事物的想像力，使他們從想像進入具體的實踐。

本叢書根據蘇俄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Детгиз）出版的“科學幻想小說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научной фантастики）選譯而成。

商務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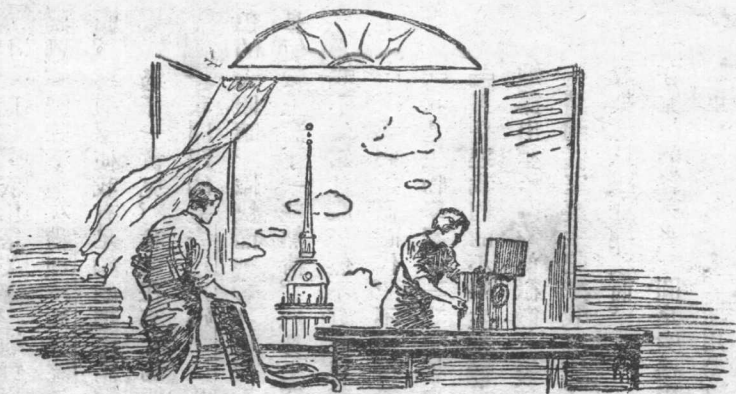
紀 念

康士坦丁·愛度阿爾陶維奇·齊奧爾柯夫斯基

目次

一	遇見一個黑鬍子	五
二	難馴服的魔鬼	三
三	我變成了暗探	九
四	徒勞往返的追踪	四
五	天上居民的候補者	七
六	『滌罪所』	四
七	短程旅行	七
八	天上的嬰兒	四
九	在圖書館裏	四
一〇	在主任處	七
一一	科學家——『蜘蛛』	六
一二	秋林在鍛鍊中	九
一三	走向月球軌道	一〇

一四	在月球上·····	一九
一五	星上的平常日·····	二一
一六	克拉密爾的性格變壞了·····	二二
一七	動物實驗室·····	二四
一八	新朋友·····	二五
一九	怪病·····	二六
二〇	黑鬍子歐根尼亦夫·巴萊伊·····	二九
二一	我終於堅持着·····	三三
二三	地球和康愛齊星·····	三三



一 遇見一個黑鬍子

誰能想到，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竟會決定我的命運呢？

那時候我是個單身漢，住在科學工作者宿舍裏。在一個春天的列寧格勒的晚上^①，我坐在開着的窗旁邊，欣賞花園中長滿了淺綠色茸毛的小樹。房子上面幾層被淡黃色的夕陽照得發紅，底下幾層沉入藍色的暮靄中。遠處可以看見尼瓦河如鏡的河面和海軍府的尖頂。景色非常美妙，就少音樂。我的真空管無線電收音機壞了。一陣優雅曲調被牆壓低，從鄰家住宅中隱隱約約傳來。我真羨慕鄰人。結果我想起了我的鄰

① 列寧格勒地近北極，因為受到北極光的反照，夜晚是白色的。
——譯者

人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她可以很容易地幫助我把收音機修理好。我跟這位姑娘並不熟識，祇知道她在物理技術學院當助教。在樓梯上碰到的時候，我們總客客氣氣地點點頭。這似乎使我有足夠的理由請她幫忙了。

過了一會兒，我就在鄰人的門口按鈴了。

給我開門的是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這是一位可愛的姑娘，約二十五歲。她那灰色的大眼睛，愉快而神采奕奕，看起人來微微帶點兒嘲弄人的意味和自信的神氣，獅子鼻使臉上添了一些熱情。她身上穿着黑呢絨的衣服，很樸素，正好緊裹着她的身體。

我不知為什麼忽然不好意思起來，開始急急忙忙、含含糊糊地說明自己的來意。

『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懂得無綫電技術是難為情的，』她開玩笑地打斷我的話。

『我是生物學家，』我想替自己辯護。

『可是連我們的小學生都懂得無綫電技術。』

她露出整齊的牙齒微微一笑，就把這個責難減輕了，於是難堪的局面也就消失了。

『請到餐室裏去吧，我喝完了茶就去修理您的收音機。』

我樂意地跟在她後面。

在寬敞的餐室裏，圓桌旁邊坐着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的母親，一位胖胖的、白頭髮、臉色紅潤的老太太。她用帶點冷淡的客套同我寒暄問好，請我喝茶。

我謝絕了。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喝完茶，我們就到我那兒去。

她異常迅速地拆開我的收音機。我欣賞着她那敏捷的、長着靈活的長手指的雙手。我們談得不多。她很快修理好收音機，回去了。

有好幾天我祇是想念着她，想再去看她，但是因為沒有藉口，不敢去。雖然承認下來很難爲情，但我確實是故意弄壞了自己的收音機……於是我又去找她了。

我看了一下損壞的地方，嘲弄地朝我看了一眼，說：

『我不再修您的收音機了。』

我的臉紅了，就好像煮熟的蝦一樣。

但第二天我又去報告我的收音機唱得漂亮極了。不久，去看東嬭——我心中這樣稱呼她——已成爲我生活上所必不可少的事情。

她雖然親切地對待我，可是依她看來，我祇不過是一個書房裏的學者，狹隘的專家，我不懂無綫電技術，我的性格又是優柔寡斷，老年人的習氣——老坐在自己的實驗室或研究室裏。每次碰見時，她總對我說許多使人聽來不愉快的話，並且勸我改脾氣。

我的自尊心受到侮辱。我甚至決心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是，當然堅持不下去的。甚

至我自己也不知不覺開始改變了自己的性格：開始常常散步，試着運動，買滑雪板、腳踏車，連無線電技術參考書也買了。

有一次，在列寧格勒街上作了勉強的散步之後，我在十月二十五日大街和七月三日街的街角上，看到一個藍黑鬍子的年青人。

他盯着我看，接着毅然朝我這邊走來。

『請問，您不是阿爾鐵密夫嗎？』

『是的，』我回答。

『您認識尼娜……安東尼娜·格拉西莫娃？有一次我看見您同她在一起。我要向她轉告一點關於歐根尼·巴萊伊的事。』

這時一輛汽車駛到陌生人面前。汽車夫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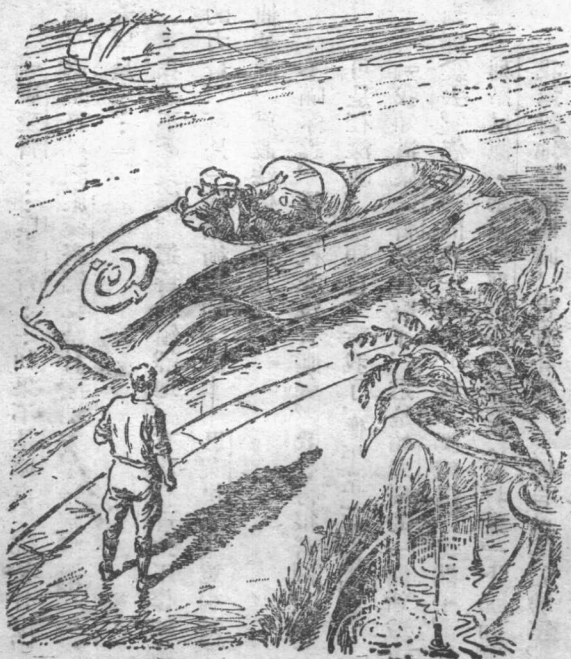
『快點，快點，要遲到了！』

黑鬍子跳上汽車，車子已經開動了，他對着我喊道：

『請轉告她——帕米爾、康愛齊……』

汽車很快地在轉彎處消失了。

我茫然回到家中。這個人是誰呢？他知道我姓什麼？他在什麼地方看見我同東鏗，或是他所說的尼娜，在一起的呢！我反覆追憶所有遇見過的人……這種有



坐上汽車，詳細地向他問清一切。

『唉，您真是海豹的性格！』她結束了話。

『嗯，』我惡意地回答。『我完全不像美國驚險影片裏的英雄，並且我很驕傲我不是的。跳上陌生人的汽車……這不是我幹的。』

明顯的鷹鼻和尖形黑鬍子的人是應該想得起來的。但不，我從來也不會看見過他……而他所說的這位巴萊伊呢？這又是誰？

我到東孃那裏去，把奇遇敘述了一番。突然這位沉着的姑娘非常着急了。她一聽到巴萊伊的名字甚至叫了起來。她硬要我重覆敘述所碰到的一切情景，隨後氣忿忿地攻擊我，說我竟沒有想到同這個人一起

她沉思着，不聽我，嚙語似的重覆着說：

『帕米爾……康愛齊……帕米爾……康愛齊。』

忽然她撲到書架跟前，取下帕米爾地圖，開始尋找康愛齊。

但是，當然囉，地圖上沒有什麼康愛齊的。

『康愛齊……康愛齊……如果不是城市，那是什麼呢？是小小的冬村，山村，機關？必須打聽到康愛齊究竟是什麼地方！』她喊道。『無論如何要在今天或者最遲在明天早晨……』

我識不透東孃。這善於鎮靜地、有條有理地工作的姑娘身上，醞藏着多少不可遏制的力量！可是一個魔術似的字眼——巴萊伊——竟引起了這樣的變化。我不敢向她詢問他是誰，就設法儘快回家了。

不瞞你說，這一夜我沒有睡覺，我覺得很苦悶，第二天也沒去看東孃。

可是在深晚，她親自來看我了，像平常一樣地和藹、沉着。她在椅子上坐下，說道：

『我知道康愛齊是什麼了：這是帕米爾的一個新城市，地圖上還沒有記載。我明天到那裏去，您必須同我一起去。我不認識這個黑鬍子，您去幫我找到他。這是您的過失，列昂尼德·華西里耶維奇，您竟沒有打聽一下那知道巴萊伊消息的人的姓。』

我驚訝地睜圓眼睛。豈有此理！丟開自己的實驗室，丟開科學工作，跑到帕米爾去

找什麼巴萊伊！

『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我很冷淡地開始說，『您當然知道，並不止一個機關在等待我的科學試驗的結束。譬如說，現在我要結束關於延遲水果成熟期的工作。這些試驗在美國進行很久了，現在我們也在進行。但是實際效果目前並不大。大概您聽說過南方的那些罐頭工廠，加工當地水果——杏子、橘子、桃子、柑和檸檬，他們一年中有一兩個月工作特別繁重，而其餘的十個月却只能停工。這是因為水果公司在同一時間成熟，而馬上把這些水果都拿來加工——又不可能。所以每年總有將近十分之九的收成給糟蹋掉了……』

『增加工廠數目，讓他們一年有十個月無事可做，也是虧本的。因此他們委託我今年夏天去阿爾明尼亞，為的是在那地方進行人工延遲水果成熟期的重要試驗。明白嗎？在還沒有十分成熟的時候，就把果子摘下來，然後按工廠的加工能力，使它們分批成熟。這樣，工廠就可以全年工作，而……』

我看一眼東孃，就說不上話來了。她並不打斷我，她肯聽人家說，但她的臉色愈來愈暗淡。額上、眉毛間皺起來，長睫毛低垂着。當她抬頭看我時，我看見她眼睛裏帶着輕蔑的意思。

『一個大學問的社會活動家！』她用冰冷的語調說道。『我也是有事情才去帕米

爾，我並不是一個冒險家。我無論如何要找到巴萊伊。旅行不會太久。您還來得及在收穫期前趕到阿爾明尼亞。』

真是雷電交加！我可不能對她說，她使我處在多麼荒謬的地位。同自己的愛人出去尋找誰都不知道的巴萊伊——或許還是我的敵手！的確，她說過她不是冒險家，有事去了。可是什麼事情竟把她同巴萊伊聯在一起呢？問吧——自尊心不允許。不，我也夠受了。愛情妨礙了工作。是的，是的！從前我待在實驗室裏一直到深晚，而現在一敲過四點鐘，我就離開了。我已經想再來一次拒絕，但東孃搶在我前面說：

『我看，我只好一個人去了，』她起身說道。『這樣會使事情變得困難些，但是，沒有您的幫助，或許我也會找到黑鬍子的。永別了，阿爾鐵密夫，祝您順利「成熟」。』

『您聽我說，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東孃！……』

但是她已走出房間。

去追她？叫她回來？說我同意？……不，不！必須保持人格的尊嚴。或者現在保持，或者永遠不保持。

我整晚保持着人格的尊嚴。整夜失眠，第二天整個早晨是陰鬱的。我不能夠定下心來在實驗室裏看李樹——我的試驗的對象。

東孃，當然一個人去了。她不會在任何困難前面停止的。當她找到了黑鬍子，又通

過他找到了巴萊伊的時候，在帕米爾將發生什麼事呢？假如見面時我自己也在場，那末許多事情我都會明白了。我不同東孃一起去，這就是說決裂了。怪不得她在臨走時說：『永別了。』但我終應保持人格的尊嚴。或者現在保持，或者永遠不保持。

我當然不去。但是也不能不禮貌呀——照普通的人情也要幫助東孃準備動身。

還沒有敲四點鐘，我就已經一跳五級樓梯，從四層樓跑下來了。不比美國電影中的老牌英雄差，我跳上正在行駛中的無軌電車，往家飛跑。好像我連門也沒有敲，就闖進東孃的房間喊着：

『我同您去，安東尼娜·依凡諾芙娜！』

我不知道，這叫喊對誰是個大大的意外，對她，還是對我自己。好像是對我吧。這樣我就被牽連到一連串最難以想像的奇遇中去了。

二 難馴服的魔鬼

我模糊地記得我們從列寧格勒到神祕的康愛齊的旅行。我對自己意外的旅程過分焦急，對自己的行為也感到困惑不安，我終於被東孃的毅力所屈服了。

東孃一天也不願多費，她擬定了旅行日程，利用一切現代化最快的交通工具。

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我們是乘飛機去的。在瓦爾達依高地上，飛機把我們震動得很厲害，因為我受不慣海洋和空中的顛簸，覺得很不舒服。東孃關心地照顧我。一路上她親熱地、溫和地對待我——總之，她變得好多了。我越來越感到驚訝：這位姑娘會有這麼多的力量、女性的溫存和關懷！在旅行之前，她比我操勞得多，但這對她完全沒有影響。她是愉快的，還常常唱些歌曲。

在莫斯科，我們轉乘齊奧爾柯夫斯基型半噴氣式同溫層飛機，完成了莫斯科—塔什干的直達航行。

這架飛機以瘋狂的速度飛行着。三個雪茄型的金屬體並列相連，有機尾，有單機翼——這就是同溫層飛機的外形。東孃很快就熟悉了它的結構，並且向我解釋：旅客和駕駛員是在左邊的機體裏，右邊的機體裏是燃料，中間是螺旋槳、空氣壓縮機、發動機和冷卻器；飛機是由螺旋槳的力量和燃燒產物向後噴射所得的衝力而推動前進的。她還談了一些有趣的詳細情節，可是我却漫不經心地聽着：新的感覺懾住了我。我記得我們走進關得緊密的機艙，坐在很軟的安樂椅上。飛機沿跑道奔跑，開足速度——每秒鐘一百公尺——飛上天空。我們飛得極高——或許是在低氣層①以外——速度是每小時一千公

① 低氣層(Тропосфера)：是大氣的低層，從地面到同溫層為止。——譯者